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九十九回 郭將軍奉旨賜環 狄經歷回家致仕

人言蜀路難，只此劍門道。兩人萍水緣，連舟相結好。去時爾喜我悲酸，來日此歡彼煩惱。悲者今建牙，喜者結小草。首尾四年間，榮悴不可

保。要知凡事皆循環，展轉何煩苦懷抱！

郭總兵失了機，上了辨本，減死問了成都衛軍，在成都住了三年光景，與狄希陳來往相處，倒都象了親眷。只是大將有了體面，又不好在那督府衙門聽用，所以碌碌無所見長。

一日，他際遇該來的時候，卻是鎮雄、烏撒兩個土官知府，原係兒女親家，因兒女夫婦不和，各家的大人彼此護短，起初言差語錯，漸次爭差違礙，後來至於女家要離了女婿，夫人要休了媳婦，彼此相構。兼之下人搬挑，仇恨日深，嫌疑日甚，私下動起干戈，興起殺伐，也就管不得有甚麼王法。烏蒙府的土官，也是他兩家的至戚，與他們講和不來，恐怕被他們連累，申報了撫按上司。撫按行文，再三誡諭，那裡肯聽。撫按怒道：「你土官世受國恩，不服王化，擅自稱兵，殺害百姓，這通是反民！」差了標下中軍參將，領了三千員馬部官兵，前去撫剿，相時而動，依撫即撫，不依撫就剿。撫院雖是恁般行去，也還是先聲恐嚇他的意思，叫他就這撫局。

誰知這個參將是山西大同府人，姓梁名佐，原是行伍出身，一些也不諳事體，看得土官的功量十分是不濟的，可以手到就擒，張大其事，要得冒力微賞，把那撫院要撫的本心，瞞住了不肯說出，恃了蠻力，硬撞進兵。誰知那土官雖偏安一隅，卻是上下一心，法度嚴整，那三千兵馬，那得放在他的眼睛？且是他這合氣的兩家，雖然自己鬩牆，他卻又「外御其侮。」梁佐領了兵馬，耀武揚威，排了陣勢。那兩家的兵馬也都出來應敵，他卻不傷一個官兵，他也不被官兵殺去一個，左衝右擋，左突右攔，他只費了些招架。官兵前進，土兵漸退。官兵越發道他真個不濟，只是前程。趕到一個死葫蘆峪裡，土兵從一個小口出去得罄淨，方使灰石壘塞了個嚴固，等得官兵盡數進在峪內，後邊一聲炮響，伏兵突起，截斷了歸路，把梁佐領的三千兵馬，盡情困在峪中。四週峭壁，就都變了野雀烏鴉，也不能騰空飛去，幸喜得峪中正有山果的時候，且是有水的去處，雖是苦惱，卻也還可苟延。

烏蒙土官又將失利的塘報，飛馳到了撫院，說梁佐的兵馬全師覆沒，盡困在山峪之中；雖不曾殺害，若不早發救兵，必致餓死。撫院唬得魂不附體，慌了手腳，即刻傳請三司進院會議。那兩司中，都是些飲酒吃肉的書生，貪財好色的儒士，那有甚麼長慮？卻顧看那幾個都司，名雖是個武官，都是幾個南方紈袴子弟；也有世職，不過是世祿嬌養的子孫，用人情求了幾薦，推了今官，曉得甚麼叫是弓馬刀槍；也有武科，不過記了幾篇陳腐策論，瞞了房師的眼目，推了這官，曉得甚麼是《六韜》《三略》！穿了圓領，戴了紗帽，掌印的拖了印綬，夾在那兩司隊裡，倒也盡成個家數。若教他領些兵去與那土官的兵馬廝殺，這是斷然沒有的事。武將文臣，彼此看了幾眼，不著卵殼的亂話說了幾句，不冷不熱的兀兀茶呷了兩鐘，大家走散。

撫院計無所出，退進後堂，長吁短氣，一面星飛題本，一面算計調兵。旁邊一個書吏稟道：「昨日這個事體，原也不甚重大，可以就撫，必定是梁中軍激成此事。今有成都衛問來的郭總兵，聞他在廣西掛印的時節，制伏得那苗子甚是怕他，所以人都稱他是『小諸葛』。若老爺行到衛裡，取他上來，委他提兵去救援，許他成功之日，與他題覆原官。」撫院大喜，說道：「我到忘了。此人真是有用之器。推轂拜將，豈可叫衛官起送之理？待我即刻親自拜求。」傳出儀從伺候，要往郭總兵下處拜懇。

撫院到了門口，郭總兵堅辭不出，回說不在下處，上峨眉武當去了。撫院不信，進到他的客次，再三求見。郭總兵故意著了小帽青衣，出來相會。撫院固讓，郭總兵換了方巾行衣，方才行禮。送了十兩折程，講說土官作亂，梁參將全軍失利，要央郭總兵領兵救援，功成題薦。郭總兵再三推托，說：「債軍之將，蒙朝廷待以不死，荷戈遠衛，苟安餘年，以全腰領，不敢勝這大任。望老恩台另選賢能，免致誤事。」撫院再四央求，叫取拜帖，即時將郭總兵拜了四拜。郭總兵然後免強應承，當時回拜了撫院。撫院即日行過手本，撥標下五千員官兵，聽郭總兵隨徵調用；又撥自己親丁一百名，與郭總兵作為親丁；牌行布政司支銀六萬兩，與郭總兵為兵糧支用；又行牌過道府，預備官兵宿所。兵馬糧料，書寫掾房，任郭總兵在兩司考用；又送了二十匹戰馬，四副精堅盔甲，自己的令旗令牌，都使手本交付明白。

郭總兵克期揚兵，遣了五萬人馬的傳牌，四路並進。撫院親自教場送行，送了蟒段四表裡，金花二樹，金台盞一副，贖儀一百兩。又三司都在遠處送行，各有贖禮。郭總兵臨行問撫院道：「老恩台遣郭某此行，且把主意說與郭某知道。主意還在剿除，還是招撫？」撫院道：「軍中之事，不敢遙制，只在老先生到那裡時節，相機而行，便宜行事。」郭總兵道：「容郭某到彼，若梁參將與三千官兵不曾殺害，止是困在那邊，這是尚有歸化之心，事主於撫。若梁參將的官兵困在山峪中，他雖不曾殺害，以致困餓而死，情雖可恨，罪有可原，撫與剿擇可而用。若是殺害了官兵，心已不臣，罪無可赦，總他搖尾乞憐，法在必剿。郭某主見如此，老恩台以為何如？」撫院大喜，以為至當：「到彼即照此行。」

郭總兵將五千兵分為四路，傳令日住晚行，高竿上縛十字，每竿懸燈四盞，照得一片通紅。沿途增灶，虛張五萬人的聲勢。將近的路程，打聽說梁佐的官兵，尚困在山峪中，內中山果甚多，秋田成熟，泉水不缺，可以久住無妨，只是前後沒有出路。又走了一程，捉住了他二十名探馬，郭總兵將四個為首的著了人監守在個空廟裡面，不許他交往外人走漏消息。郭總兵也差了四個探子，叫那邊十六個巡兵，領到峪中，親見梁參將，「曾否遇害，官兵有無傷損，你還著幾個人同來回我的話，就領這監守的四個人同去。」把那十六個人都賞了酒飯，好好的都打發起身。這二十個人被郭總兵拿住時節，自分必死，不料得這散監了四人，又好好的放了十六個人回去，又叫還來領那四個監的回家，又敢竟差四個單身探子深入打聽，正不知是何主意，歡欣回去，領著四個人見了兩處的土官，說了前後的來意。

土官說道：「我們兄弟之邦，又是兒女姻親，一時被小人挑激，成了嫌疑，私下兩家相打，殺了自己的幾個家人，何煩官兵致討？就是負固不伏的勁敵，官兵初到之時，也還許他一條自新之路。昨日來的那員將官，也不問個來由，也不量個深淺，帶了幾個不見天日的殘兵，擺了一個九宮八卦的陣勢，又差錯擺得不全，一味的蠻闖。我們若與他一般見識，殺的他片甲不留。只為朝廷恩重，不肯負了本心。我們越退，他們越進；我們無可退了，只得請他到山峪裡邊暫屈尊他幾日。裡邊無限的山桃棗栗柿子核桃之類，可以食人；豆谷盡多，可以喂馬；渴了有水，冷了有火，陰雨山岩之下盡有遮避，你吃過酒飯，我著人送你到那邊，親與他們相見。我這裡一人也不肯傷害他們。只是可憐，你那撫院老爺發兵遣將，也揀選幾個強壯的好兵，也挑選個拿得出手的好將，這也好看。兵是不消說起，不知那裡弄了這等一個賊將，他在此日夕哀，說他是撫院老爺標下的甚麼中軍。看他的賊腔，一定是個火頭軍，那有這等個賊食杭做得中軍之理？你如今領兵來的，卻又是怎麼樣個人？比昨日那個中軍，也還好些麼？」

那四個道：「此番不比那人，是原任廣西掛印郭總兵老爺親提大兵到此。」土官道：「郭總兵名字叫做郭威，廣西失了機，拿進京去了，怎得來此？」四人道：「朝廷為他有功，免了他的死，問在我們成都衛軍。撫院老爺特地聘請了來的。」土官道：「若果是他，聞名倒是好的，但不知見面果是何如。」差了人送這四個人到山峪裡面，見了梁中軍合那三千兵馬，人人都在，個個見存。只是弄得個人疲馬瘦，箭折刀彎。見了四人，知是郭總兵提兵救援，還不敢定有無生路。四人辭了出來，仍舊又見了土官，每人賞了一個二兩重的銀錢，在那十六人中撥了四個送這四人回去。見了郭總兵，將那土官通前徹後的話，不敢增減一字，學說了個詳細。

郭總兵知道梁佐的官兵見在，且的知這兩家土官不是決意造反，也還是騎牆觀望。將那四個人取了出來，吩咐道：「來人說話，據那土官之言，不是造反，是被小人挑激生變，要得僥倖成功，這是實話。我親提數萬精兵，見今壓在你的境上。我在廣西鎮

守，苗子們怕我用兵如神，你們豈無耳目？我豈不能一鼓蕩平，張大其事，說甚麼不封侯拜將？只是自己良心難昧，天理不容，我所以且不進兵，先與議撫。你那土官能就我的撫局，你那身家性命，富貴功名，都在我身上保你。若不肯就撫，我大兵齊進，悔之晚矣。這事重大，不是你們下人口內可以傳說得的，還是我們自己親說方好。論理，該你們兩家本官來我營中就見方是。但你那本官，怎敢輕信來到我的營中？我明日自己親到你那所在，將營紮於城外，我自己角巾私服，跟三四名從人，也不帶一些兵器，親與兩家本官說話。叫你本官也不必多差人役迎接，只是你兩個人迎至半路，導引前行，不可有誤。如差役不迎，營門緊閉，這便是不肯就撫，我便隨即進兵。」也賞了八個人酒飯，打發出營去訖。

過夜，郭總兵傳令叫四更造飯，五更拔營，直逼土官城下。還是每人四盞燈籠。土官在城上瞭望，果如有數萬人馬相似。郭總兵果然便服方巾，跟了四名隨從，連周相公也扮了家人在內，餘外又跟八個士卒同行。土官果然差了遠近探馬，探得郭總兵人馬在城外扎住不動，止是自己單騎微行，即忙差了儀仗吹鼓吹細樂，迎接郭總兵進城。兩個土官在城門之內，冠帶迎接。

郭總兵進了察院，土官參見禮畢，郭總兵責備他只因私憤，擅動干戈，又抗拒官兵。兩土官再三辯說：「先是小人挑激起釁；官兵卒臨，止是退避免禍，並無抗拒之情。見今俱在山中屯住，並不敢致折損一人。」要請郭總兵親臨峪口，逐個驗還。大約說的都是對那四個人先說的話。郭總兵見事體原不重大，求撫是真，傳下令去，叫人馬退二十里下營。郭總兵用過了飯，兩個土官方信了是真，送郭總兵出城，親到了那梁佐受困的峪口，逐名放了出來。果然一個不少。郭總兵傳令，叫這三千員官兵總歸大營屯紮。兩土官親送郭總兵回營，謝了罪，又謝了招撫。郭總兵叫他回去，各將那挑激起釁的小人解赴轅門，每人打了二十五板，釋放寧家。即時班師振旅，自己殿後起身。又叫兩個土官，不許多帶人馬，隨後三日之內，親到省城向撫台謝罪。

這樣一個極難極大的題目，他只當了一個小小的破題做了。往返不上二十日，帶去的那六萬兩銀，不曾支動分文，二十匹戰馬，四副盔甲，一應兵馬令旗等項，全璧歸趙。又要回梁佐三千人馬，都使手本一一交付回去，不惟一人不殺，且亦不曾捆打一人。把個撫按兩院，都布按三司，喜得不知怎樣。也還慮那兩家土官哄得官兵來後，仍要謀為不軌。果然三日之內，都單騎來省，在撫院兩司跟前，服禮請罪。安然無事回去，感激郭總兵不肯自己冒功，保全了他兩家千數人的生命，兩處百萬的生靈，只是建了郭總兵的生祠供奉。

撫台把這郭總兵不動金錢，不勞兵力，輕易把兩個土司就了安撫，要回了三千陷沒的官兵，保舉郭總兵，求皇上不次起用，不惟酬勞他的大功，且是資國家的捍御。又參參將梁佐違悖方略，激變土司，以致沒師辱國。

先是四川撫按題上本去，說土官作亂，隱沒官兵，見委遣成總兵官郭威提兵進剿。朝廷之上也老大吃驚。就是仰仗天威，平靜得來，也不知要費幾百萬錢糧，傷幾百萬士卒，調天下多少人馬，遲延多少日時，勞朝廷多少憂慮。今知一錢不費，一人不殺，只把那下人兩個每人打了二十五板，結了如此大局，雖朝廷之上賄賂成風的時候，也只得公道。難為兵部覆了，免戍放還，遇缺推用，特旨起了原官中府會書，將梁佐差錦衣衛扭解來京究問。

邸報抄傳，京花子報了喜。郭大將軍急忙收拾起行，只是苦無路費。周相公又要跟了郭總兵進京，狄希陳又不能離脫，都是歡喜中又有這不遂心的事，正也費處。恰好直堂書辦填完了進表的賢否出來，抄了送與狄希陳看。上面開那考語道：

家政紛如亂絲，妻妾毒於繼母。

開那實事道：

一、本官不能齊家，致妻妾時常毒打辱罵，與刑廳相鄰，致本廳住居不寧。

一、本官被妻薛氏持椎毒毆，數至六百不止，臥牀四十餘日不起。

一、本官被妻薛氏將炭火燒背成瘡，臥牀兩月，曠廢官職。

那時恰值周相公在座。狄希陳看那考語，不甚通曉；看那實事，略知大義。周相公接在手中，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事也湊巧。這考語已經開壞，不日就轉王官。不如早些我們合了伴，大家回去，省得丟你在此，以致舉目無親。狄希陳又央周相公將那考語實事細細講了一遍，回家與寄姐商量。寄姐離了童奶奶將近四年，也甚是想念，宦囊也成了光景。「周相公已去，郭總兵與權、戴二奶奶都要相離，千鄉萬里，孤另另在此何干？既考語已壞，總然留，總待不多時，怎如與郭總兵、權奶奶、戴奶奶、周相公同來同去？且借了他新起的勢，路上又甚安穩。」說得狄希陳心允意肯，次日即央周相公做了致仕文書，堂上合三廳同遞。堂上批了「轉申」，軍糧廳批了「候府詳行繳」。刑廳批了：

本官年力富強，正是服官之日，且瓜期久及，何遂不能稍需？暫病

不妨調攝，仍照舊供職。此繳。

狄希陳也不曾理論，一面收拾起程，一面候那詳允。恰好收拾得完，致仕的申詳允下。合郭總兵仍舊寫了兩隻座船，頭上掛了郭總兵「欽命賜環」的牌額，貼了中軍都督府的封條，撫院送郭總兵的夫馬勘合，兩家擇了吉日，同時上船。撫院兩司都親到江樓，與郭總兵送行。都司參游等官，都披執了，在遠處候送。

卻說那時逼死媳婦的監生帶了四五個家人，領了十來個無行生員，趕到江邊，朝了狄希陳的座船，說曾詐過他四千兩銀，要來倒去。若不退還，要扭他去見兩院三司。起先好說，再次喧嚷，後來朝了船大罵，圍了許多人，再三勸他不住。狄希陳唬得不敢出頭，童寄姐氣得篩糠鬥戰。薛素姐甚是暢快，只說：「賊狠強人！詐人家這些銀子，要幾兩送送俺師傅，疼的慌了。可怎麼來也有天理！」周相公見那班人越扶越醉，說道：「你這班人也甚是無理。他若果然詐了你的銀子，他做官時候，你如何不在兩院手裡告他？他如今致仕還鄉，你卻領了人挾仇打詐。且問你：你若不是造下彌天大罪，你為甚的卻將四五千金的與人？他在我們船上，我們欽命回朝，正是喜慶的時候，你卻來辱罵，是何道理？」監生道：「我自問狄經歷退錢，不與郭老先生相干。他好退便退，不肯退時，趁兩院兩司都在席上送行，我到那席上聲冤叫屈。」周相公道：「你就去聲冤叫屈，也不怕你！我聞說那時罰了你二百石谷，見在倉裡備賑，交代冊上都是明白開上的。斷了一百兩妝奩，還了屍親，又有屍親的活口。你挾了這些仇氣，敢來報復？」周相公差了一個人，吩咐叫他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叫他飛馬快去。這監生恃了那幾個歪秀才的聲勢，那裡肯聽周相公的說話，只管在那江邊亂嚷，越發照了船丟泥撒石，撩瓦拋磚。只是因無跳板，不得趕上船來。

待了不多一會，只見七八個穿青的公差，走近前來站住，看那些人嚷罵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果真如此，刑廳吳爺叫來請相公們去，有話合吳爺去講，不要在此打搶！」一個扭住了監生，兩個扭住了兩個為首的生員，其餘的取出繩來，把那四個監生的家人，都上了鎖，還有四五個脅從的生員，見勢不好，撒腿就跑。那江邊沙灘之上，穿的又都是低頭淺跟的鞋襪，跑得甚不利便，又被捉回來了兩個。一頓扯拽進城去了。卻是周相公差了郭總兵的人，持了郭總兵的名帖，說：「監生強霸人家良婦，吞並人家產業，以致逼死了嫡妻。狄經歷署縣事時，准了他的詞狀，問真了情節，量罰他二百石穀子備賑收倉，交盤冊見在。又斷了一百兩妝奩銀子，給了屍親。他卻懷恨，領了許多無恥秀才，帶了家人，來到船上打搶。」吳推官大怒，拔了八枝快手的簽，叫來快拿赴廳聽審。吳刑廳審了口供，將監生罰他修蓋了館驛的五間大廳；將四個家人每人三十板，伙修養濟院的房屋；四個秀才都發到學裡，每人戒飭二十板。給了差人回帖，又勒取了監生的風火甘結，如狄經歷沿途凡有盜賊水火，都要監生承管。監生這一番又約去了五六百金。

郭總兵赴席回來，作福開船，與狄希陳一路行走。素姐自從離了府門，上在船內，不怕了甚麼遞解，不怕使甚麼布袋妝撒擦在江內，依舊放開了心，從心縱放了膽，心心念念，刻刻時時，要在狄希陳身上出這許多時的惡氣。只是船中地方有限，人的眼目甚多，沒有空隙下手；又要唆哄小京哥往船邊感堂上頑耍，要推他下江裡去；又禁不起眾人防備，行不得這個的低心。周相公的方略，叫狄希陳夜晚不要在自己船上宿歇，叫且與他同牀，免人暗算。狄希陳月令還好，都依他指教。素姐沒處下的毒手，好生心

躁。

船到湖廣，郭總兵、周相公都因好些年不曾回家料理周旋，足足住了一月。狄希陳也不曾在自己船上等候，都在周相公、郭總兵兩家過日。郭總兵家中事完，周相公也料理停當，郭總兵然後同了大奶奶合家中先有的兩個妾，許多家人合娘子丫頭，又添寫了一隻官座船，同往北京上任。

又同行了幾時，船到了山東境內，狄希陳要在本家住下。素姐是不消說起，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，干他那遂心恰意的勾當。寄姐又只待竟且回京，與他母親相會。狄希陳也就自己沒了主意，與周相公商量。周相公道：「他這幾時的積恨，只奈了我們眾人大家防備，所以不得下手；又兼他是個孤身，所以也還有怯意。你若與他回去，他有了黨羽，你沒了幫扶，堤防不了這許些，只怕你要落他的虎口。你不若且同了我們眾人，還到京師裡去。脫不了你京師也有房屋，也有當舖，令弟合庶母都在京中，在京中過日，有何不可？」

周相公此言，大拂素姐之意，甚合寄姐之心。定了主意，同到京師。大家的算計，以為素姐必定不肯同去，一定留住家中。誰料他的主意，一為不曾報的狄希陳的冤仇，要的隨便下手；二為前次進京，不曾叫他各處頑耍個暢快；因此兩件，亦甚歡喜相從。眾人見他同去，雖甚「芒刺在背」，卻好怎樣當面阻他？只得要依他的行止。

狄希陳議定，叫家眷的座船隻管北行，自己起早到家上墳拜掃，單身再往北趕。素姐說道：「兒子回家上墳，媳婦理當同往。我也且不上京，同來同去。」又是大家算計的說，數說道：「兩人不必同回，船上沒有看守；誰回誰住，誰去誰留，議出一個回家。」素姐又慮：「回到家中，再要自己上京，便也就不容易。且怕狄希陳再似前番，京城裡海樣的地方，躲在一邊，沒處尋找，倒是進退兩難。還是合這伙人丁成一堆，此事穩當。」只得讓了狄希陳自己回去。只是千算萬算，總不如他的尊意，懷恨更深。

狄希陳帶了幾個家人，小濃袋也要跟回家去。狄希陳到了明水，久不回家之人，親朋往還，不必細說。上墳祭祖，這也是正經勾當，也不消煩瑣。相於廷且來調了兵部，轉了郎中，資俸深了，升了四川副使，已經攜帶了家眷回家。因調羹母子在京，無人照管，又因相大舅、相大妗子都要隨到任上，要將這幾年與小翅膀管的莊田收貯的許多糧食，都要交還與調羹自己收管，所以同了調羹母子回到家中。調羹也就在分與他的那房內居住。相大妗子俱還照管，又得薛如兼合巧姐著實的看顧。小翅膀已經八歲，起名狄希青，請了先生讀書。狄希陳又悲又喜。狄希陳與調羹商議說：「暫往京去，也只是要躲他的虎口，原也不是定了的住處。待我回去，等他定了寧貼的去處，我再定安身逃命的所在，再安排劉姐合兄弟的行藏。」住了幾日，留了百十兩銀子與調羹計較，辭了相棟宇夫婦合相觀皇，又去辭薛如卞兄弟合巧姐。

小濃袋回家，將素姐在任裡作的那業貫，都學了個不出。這龍氏把那偷開宅門打狄希陳六百多棒椎，合那使熨門盛著火炭倒在狄希陳衣領之內，此等之事，一字不提，單說狄希陳要在府堂遞呈子叫太爺當官休棄，遞解還鄉，扯著狄希陳碰頭打滾。侯、張兩個道婆又尋見狄希陳告訴：「送的那尺頭銀子，剛只出了城，被一一些強人盡數的打劫去了。俺們專等徒弟回來照數賠俺們的，他如今又且不來家裡。」要狄希陳且先賠他一半。狄希陳道：「你那咎怎麼不回去合我說知？我替你拿賊，追他好來。」侯、張道：「那強盜們得了東西，怕俺們到官告他，一根皮鞭，撿的俺沒住腳兒，上了船，看著俺過了江，那賊們才散了。俺還待再過江來合你說知，社裡眾人又不肯家等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這一時自己的盤纏都沒有哩，你等徒弟來家，叫他補付你罷。」

狄希陳忙忙的趕船去了。不知何日趕上，何樣光景，怎生結局，再看下回收煞。